“华佗”无奈　政府有“法”

——崇阳消灭头癣病(癞痢头)往事记忆

○ 庞道斌

崇阳县位於长江南岸,境内周山崇聚,峰峦叠嶂,溪河纵横,雨量充沛,气候温润,既适合楠竹杉树等植物生长,也适于病原菌真菌的生长繁殖,故民间有“崇阳三多:楠竹杉木癞痢头”之说。

癞痢头即头癣病,是由真菌感染所致,分为白癣、黄癣两种,患者多是儿童、青少年,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性多发病。可以通过理发工具和人的指甲等方式传播。建国后1955年到1964年多次开展头癣病的查治,疗效甚微。1975年后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国家卫生部要求县级以上医疗 卫生单位积极摸索防治头癣病方案。

崇阳县卫生防疫站探索出“口服灰黄霉素片,外敷中草药虎杖硫磺膏相结合的治疗方案”,疗效显著。1976年全县查出头癣病人11343人,患病率为3.5%;可是今天的崇阳县却找不到一个头癣病人,带着这个疑惑,笔者来到当时头癣病发病较多的港口乡(原塘口公社群力大队)碧山村采访,寻找答案——

我是港口乡碧山村村民,你别把“碧山”写成南北的“北”哟,从《崇阳县地图》看我们村在东南面、并不在北面,你现在看我们村山青水碧,家家都住在小洋房里面过着美满幸福生活,很多村民买了小轿车,再也不是以前的穷“北山”了。

我的名字嘛大家都喜欢叫我碧山“癞哥”,你很奇怪吧? 我满头头发为何叫癞哥,实话告诉你:我在青少年时期头上长满癞疮、别人背后叫我“强癞子”。

1961年启蒙上学、在本村老房子里听老师讲课,晚上在煤油灯下用毛笔写作业。没有公路、没有见过汽车,只见过来村里送报纸信件的邮递员骑的自行车。上二年级时我头上长了一块鸡蛋大的癞疮,两年后到塘口公社小学上学、头上癞子长满了半个脑袋,奇痒难受,上课老抓痒、越抓越痒,越痒越抓,直到皮破血流。更气人的是上课时后面的顽皮同学、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,用压紧的纸团扔到我的头,引起全班同学哄笑。后来老师把我和另一个癞子同学调到最后一排。从此以后就觉得“颜面尽失”,不愿意与同学们交往,课外活动经常一个人躲到操场外的大树下看书。

1972年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、用现在的话说,正是花样年华,心里有种谈情说爱的冲动,然而在劳动中青年人总是有意无意的躲避我。也不能怪别人,自己的弟弟都不愿意和我同床睡,看到枕巾上的血迹和癞屑,自己都厌恶自己。当然想争钱治病,后来我学会了犁田,每天劳动记工分从8分增加到10分,成为一个“绣地球”的正式劳动力,年终结算,每10分值二角四分钱,我家从多年的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,第一次拿到分配的三十八元六角钱,心里盘算着还不够4个弟妹明年的学费,哪里有钱去治疗癞子。

然而生活还要继续,我借小说书籍来打发无聊的夜晚,到1975年先后看完了中国四大名著、毛主席著作,特别欣赏毛泽东诗词,现在还能背《送温神》,这是毛主席1958年7月1日,读6月三十日《人民日报》,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有感而作。“绿水青山枉自多,华佗无奈小虫何! ……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”。对此诗情有独钟,心里盼望象消灭血吸虫病一样消灭癞子病。然而现实依旧是“坐地日行八万里”,每天赶牛犁田,独自对牛讲书中的故事,寄托自己的情感。

1976年,父母眼看我年龄渐大、精神萎靡,先后托媒婆在崇阳、通山多处帮我找“姑崽”,对象见到我满头癞子,都婉转地拒绝了。人经历了沧桑就不再护短,心情反而变得开朗起来。有一天生产队长找乐子当众问我为何不找姑崽? 我说: 强哥头上的癞子——明摆的事。此后村里年轻人都愿意同我交往,亲切地叫我癞哥,我也乐意接受。

1977年阳春三月,犁耙水响。村里的高喇叭里唱着毛主席的《七律　送瘟神》,那天上午,我正在犁耙秧田,大队书记来喊我回家、说有人找我,到家后才知道是县里来的灭病工作队,他们每人都背着沉重的药箱步行,戴着一顶写有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的红字草帽,那位穿着白底红花衬衣、蓝裤的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告诉我:戴眼镜的是县卫生局程(副)局长,带灭病工作队到各地查治头癣病,介绍了另外两位医生后说她自己姓苏。叫我登记了姓名、年龄,查看了我的头癣病(第一次知道病名),苏医生把我的头发刮干净,用镊子夹棉球药水给我清洗头癣,涂上厚厚一层黄色药膏,包上纱布胶带,头上顿觉清凉舒服,第一次与美丽漂亮的女医生近距离接触,内心十分感激并有一种说不明的幸福感! 她把一瓶灰黄霉素给我,叫我按照说明服药,并且告诉我两天后再来观察上药,第三天下午苏医生和另一名男医生来查看,说有疗效,跟上次一样给清洗上药包扎。第六天他们俩又来给我换药,给我留下三瓶灰黄霉素、一合虎杖硫磺膏和清洗药等,叫我按照他们的方法换药,一个月后去卫生院复查,完全好了后用生姜擦头皮,能长出新头发。自始至终没有收我一分钱,也没有吃我一餐饭,我十分内疚! 眼睛里饱含泪水与他们告别。心中默默祝福这些承担政府使命、踏遍山水为人民治病的白衣天使青春永驻,永远不老!

一个半月后,头上大部分长出新头皮,还有2个小斑点未痊愈,我按照苏医生的嘱咐去卫生院复查,卫生院的朱医生当即给我上药,又给了两瓶灰黄素和其它内服药外用药,也没有收钱,叮嘱我每天用生姜擦头皮助长新发。我向朱医生打听灭病队,说灭病队苏医生他们去高枧大源查头癣病了。三个月后痊愈,我对着镜子看着长出了很多新头发,大叫起来:人民政府的药水真有效!

几个月不见、我长出一颅黑头发,很多人惊讶地问:听医生说癞子治不好,你是怎么治好的? 我的回答是:华佗无奈,政府有(办)法! 当然,我也找到了一位既美丽又贤惠的妻子生了儿女,这是后话。

“头癣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慢性传染病,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,曾指示要消灭此病”。1976年3月9日,崇阳县卫生科(局)发[崇革卫防字(76)08号]文件,成立县灭病工作队,分赴全县查治头癣病。1978年崇阳县卫生防疫站因查治头病成绩显著,被邀请参加“全国防治头癣经验交流现场会”。并在会上交流题为《坚持反复查治,尽快消灭头癣》材料,材料反映“据1976年调查:全县545个适龄青年因患头癣病不能参军入伍,有339个二十岁以上的大姑娘头上长癞子,15岁以下的有90多人,这些人验兵不合格,招工没人要,找对象无人爱,读书讨人嫌,他们精神萎靡不振健康受到影响,家长为自己孩子头上长癞痢而耽心”。1977年8月23日,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在卫生部编辑的“湖北英山防治头癣工作经验”的简报上批示:“头癣病虽然不死人,但是人民很讨厌,…不断总结提高,下大决心,坚决把这种病消灭掉”。

1978年初,湖北省卫生(局)厅“转发卫生部下达的《全国头癣病防治工作规划》,要求全省卫生部门一定消灭头癣病。崇阳加大灭病工作队人数,采取灭病队与各公社卫生院、大队赤脚医生三结合的方法,在全县开展大规模免费查治头癣病,到1979年9月全县11343名头癣病人全部免费治愈,仅药费灰黄霉素一项耗资27860元。同年10月,经省、地(市)检查验收宣布:崇阳县消灭头癣病。11月20日,国家卫生部授予了崇阳县卫生局“在防治头癣病工作中成绩优异”的奖状。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奖一台电子挂钟。此后到1985年10月,对已经消灭的头癣病、丝虫病、肺吸虫病、地方性甲状腺肿与克汀病等地方病,由县卫生防疫站进行长达6年的监督监测未发现头癣病例,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给崇阳县卫生防疫站颁发了“全国防治地方病先进集体”奖状。最终结论:崇阳县彻底消灭了头癣病,这就是我们至今看不到癞子(头癣病)的答案!

(作者单位:崇阳县卫健局)

档案见证扶贫路

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变化

崇阳县档案馆协办

“铁骨”奇人胡志军

文/ 王晚斌

本文作者采访胡志军

崇阳县青山镇,原华陂公社,地处崇阳县南部,地理条件独特,山青水秀。20世纪60年代,经中央批准,在这里修一座国家级大型水库。集鄂州,赤壁,通城,崇阳四县7万人之力,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越的劳动,终于修建成总库容量4.5亿立方,平均水域面积18平方公里,平均来水量3.7亿立方的国家级大型水库。水库坝高127.5米,坝长507米,坝顶宽60米。雄伟壮观,风景秀丽。已成为鄂南边陲上一颗璀璨明珠。

成功的背后,在那科技不发达,靠人海战术办大事的年代,青山水利工程建设史同样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血泪史,翻开那段历史的每一页,一个个鲜活的面容,跃然在我们面前。下面主人公,平凡而伟大的事迹,就是其中之一……

十年历风雨,轻伤重伤不下线

1969年2月,青山水库建设初期。家住青山铺前村,时年16岁本该在校读书的胡志军,被急招建设工地青年团部当通讯员。胡志军个子不高,还是个稚气未干的小伙子。人活泼可爱,加上精明能干,又能吃苦耐劳,很是招人喜欢。二个月后,由于工地急需要人,又被调到工地上丈量土方,兼记工员。1970年3月,开始撤围堰,准备大坝清基和西干渠涵洞同时进行。胡志军又当上团部施工员。

1970年7月,大坝东边,沿山脚下修条公路上坝,由于时间紧,任务重,加上天气炎热胡志军连续工作三天三夜,昏倒在地,被同事救起强行休息一天后又继续投入战斗。

10月的一天,打路基放炮,由于引线太快,光秃秃的山坡无处掩体,胡志军躲闪不及,背部被一个飞石砸中,住院半个月。至今仍留碗大的伤疤。在住院期间,有好心人劝他,工地建设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事,你还年轻没娶亲成家,要是留下什么病根,一生就怕完了,不如趁此机会回去算了。胡志军听后回答:“我不走,领导相信我,工地上需要我,工程全部完工我才走。”回答朴实无华,但诚心铁骨可见。

1974年6月,西干渠遂道开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胡志军上晚班。解放鞋磨烂了几双的他干脆赤脚干活。由于夜晚光线不好,地上有脚背深的水,胡志军担着一担石子脚下一滑,被一块锋利的石块划破右脚板,顿时鲜血直流,地上的水都染红了。在工地医院逢了六针,住院五天后,不听医生和同志们劝阻,他又一拐一拐地上工地帮助干活。

8月,东干渠点炮炸石。为了当地群众安全,白天打眼堵药,深夜点炮。胡志军最多时一夜点炮100多个炮眼,人称"点炮神手"。可这双神手在一天中午出了意外:在准备堵药放雷管时,由于夏天阳光照射温度太高,雷管碰撞炸响了,右手被炸烂,经抢救无效截肢,留下终身残疾。三个月后,胡志军重返工地。指挥部安排当正宣员,并开始用左手刻苦练字。一年后,由于缺人,一只手的他又被调工地上当点炮手。

胡志军从1969年2月进青山水库工地,一干就是10多年,经常夜以继日的劳动,作风过硬。他先后当过记工员,施工员,巡查员,正宣员,还当过赤脚医生。10年中有7年没回家与家人团聚,守护着工地。胡志军多次得到了领导的表扬。1978年,胡志军向工地建设指挥部党组织提出申请,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,被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。

命悬阴阳界,阎王畏惧铁骨人

1974年,大坝东干遂道开始动工修建。胡志军被调来在最需要人的遂道底层 开挖,为了赶进度实行三班倒,轮流作业。由于胡志军年轻,家中无牵挂,替别人顶班是常有的事。他也从不计较,乐于奉献和帮助别人。到1979年12月遂道对通前,已连续上了4个月的深夜班,真是铁打的胡志军啊!

1979年春节前9天,大部人已放假回家准备过年。胡志军又准备在工地上过年,还有陈和泉、赖中良三人轮流值班。这天他同往常一样上了深夜班,22号早晨8点下班,准备去休息。然而,命运总是那么捉弄人,该接班的赖中良得到家里送来的信,小孩病重,急需回家。接到这个消息的赖中良傻眼了,看着胡志军默默无语。他心里知道,要回去又只有让眼前这个顶了一次又一次班,已经很劳累的小伙子再次顶班,于心不忍。不回去,家里着急,怎么办? 赖中良犹豫着。胡志军知道情况后,二话没说,主动答应帮忙顶班,让赖中良回去,带孩子治好病。就这样,胡志军不顾上深夜班的疲劳,连续作战在遂道里。

22号晚上8点,又到了点炮炸石的时侯。15个炮眼5人分点每人三个。按正常情况,十分钟点完,一米五长的导火线让人走出遂道外没问题,人是安全的。然而,当胡志军点第三个炮眼时,导火线由于质量问题,一点就着,轰的一声巨响,把胡志军轰上洞顶,又重重的摔下来。还没反应过来的胡志军,想站立起来,争扎着爬起来又倒下,爬起来又倒下,人的本能反应和坚强的意志,又促使他又往洞外方向翻滚了十多米,终因伤势太重,动弹不了。此时的胡志军还不知道自己已混身是血,右脚严重骨折,左脚粉碎性骨折,已是命悬一线。己跑出洞外的陈光辉(指挥部施工员),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,先是惊呆了,随即反应过来冒险跑进洞,抓住胡志军衣领迅速抢救拖出洞外。没有担架没有车,陈光辉,王武华等四人就用门板抬着急忙赶往距工地两公里外的工地医院。在不平的路上抬着,赶着,突然,陈和泉脚拌到一个石头,跌了一下门板一斜,胡志军滚了下去。啊! 四人吓得魂都丢了。距路几十米高的下面是两丈多深的潭水,如此重伤的胡志军掉下去绝无生还可能。几个人正愣在那里发呆,只听见坡沿边有呻吟声,借着朦胧月光一看,胡志军被一排茅草枝杈拦住没掉下去。谢天谢地,真是吉人天相,他们迅速又抢拉上来放门板上,赶到工地医院。

人命关天,这在青山水库建设工程十年中,虽然不是独一无二,但也是少有的。指挥部迅速报告指挥长胡楚英。胡指挥长在县城开会,得到报告后立即批示,“不惜一切代借抢救生命”。工地医院没有救护车,怎么办? 只好从县城里调,车联系好了又没油。真是“火烧屁股撩着心”,时间就是生命,大家心急如焚,都为胡志军捏一把汗,不知能否闯过这一关。

只在工地医院作简单处理的胡志军,人虽不能动弹,但神志还清醒。看着大家都为自己着急,还忍着剧痛轻松的说:"不要紧的,阎王爷不会收我的,我命硬着呢!”

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,每秒都紧紧揪着大家的心,两个小时过去了,胡志军状态越来越差,10点多钟,终于等来了救护车,虽说生命还是未知数,但救护车的到来,给大家带来了希望,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截。迅速上车,迅速往县医院赶。10分钟后,救护车从工地医院出发了。工地与县城不到二十公里,但路不好走。随行人由于时刻担心胡志军出现意外,都觉得好漫长呀! 晚上十一点多,到了县医院抢救室,胡志军已处于半昏迷状态,抢救室医生不敢怠慢,迅速检查后准备手术。

手术进行到第二天零晨六点,由于伤势太重,其间特请上级医院专家来帮忙,胡志军从进手术室昏迷一直到第二年即1980农历当月16日,整整昏迷20天才醒。用铁骨铸就灵魂的胡志军,死神也让他三分。他终于从阎王那里打个转又回来了。正如他自己说的,他的命硬着呢!

然而,磨难还不止于此。胡志军清醒后,发现自己好象双耳听不见了,他试着动动双脚,又发现左脚板没有痛感,经医生检查,耳朵听力只有20%。打开脚上绷带,左脚踝骨以下整个皮肤变黑,脚背脚板怎么弄都没什么感觉,并有上沿的趋势。截肢。由于当时伤势太重,踝骨炸烂,加上医疗水平有限,细小血管没接上,踝关节以下缺血导致坏死,截肢成了唯一选择。左脚截肢,右脚安钢板,一直住院至1980年8月底。

至此,胡志军健全的四肢只剩下左手了。胡志军也是一个平凡的人,不说形象就连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生活起居都是问题,特别是上厕所最为不便。跌倒是常有的事。 这在心理和生理上形成巨大的落差。住院期间,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,指挥部派专人照顾。给了胡志军很大的鼓励。很多人既为胡志军的事迹所感动,也为胡志军今后的人生担忧,命是拣回来了,可只有左手的他今后怎么活? 胡志军不管这么多,在住院8个多月里,除克服了生活自理极为不便带来的困难和折磨外,精神上更是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:“既然命运选择让我残疾,我就应该面对现实,以重整旗鼓上战场的斗志,笑对今后的人生”。出院后到武汉安置假肢三个月。安假肢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,接触面经常红肿,痛苦不堪,死皮磨了一层又一层。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? 在意志顽强称得上铁人的胡志军面前都一一低下了头。

毅辞铁饭碗,铮铮铁骨拼人生

1980年 月,历时14年的青山水库建设工程全面完工。成立了青山水管局,专门负责青山水利工程守护,电站发电,大坝维修和日常管理。胡志军作为对工程建设有突然贡献的特级伤残人员,1981年3月被组织照顾性安排在水管局上班。上班后,胡志军发现,水管局岗位少,想进来上班的人多,经常不断有人来吵闹,甚至有人拿起被子睡到水管局办公室要工作,领导很是烦恼。胡志军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经过几天的考虑,胡志军有个大胆而冒险的想法——辞职。一来可安排一个急需安排的人员,二来让领导好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,胡志军自己是特级伤残人员,都为国家着想辞职,这种现身说法不正好是正面宣传的典型么? 他立马把自己的想法跟水管局长王春祥汇报,王春祥局长不敢作主,胡志军又找到当时华陂公社书记洪致祥汇报自己的想法。洪致祥书记开始也不同意,后经胡志军再三请求,终于同意了。1981作年10月上班七个月的胡志军没有享受政府安排照顾,毅然决然辞职,这在当时的影响比放炮炸石还响。果然象胡志军想的一样,他的辞职为水管局解决了一批批上访要工作的矛盾问题。在领导和老百姓心中,胡志军不仅身残志坚,还是个品得高尚的人。

辞职后,时间到了1981年冬天,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生活门路多。可对胡志军来说,既无资金本钱,身体又高度残疾,怎么来赚钱养活自己成了难题,当初辞职只是为政府和别人排忧解难,并没有为自己多作打算。善于动脑筋的胡志军,开始捉摸,他白天迈着一只安钢板,一只安假肢的双腿,步履艰难的在县城调查考察,夜晚在家看新闻,捕捉信息,掌握政策。

一个星期后,他决定先从本小易做的线头做起。于是从亲戚邻居那里借了80元钱起本,买了各种逢衣线,用筲箕在西街中药材门店前,顶风冒雨摆起了地摊。一段时间后,生意渐渐好起来。但由于本小利薄,资金少存不了几多货,需要经常往返武汉进货,时间长了,武汉辉煌线厂对胡志军信誉,诚意,人品都非常了解,特地赊货给他,卖完了付款。这可帮了胡志军大忙,他可一次性多拿货来到各乡村裁缝店送货,也先用后付款,这样促进了进销渠道畅通,生意越来越红火,小百货品种也逐渐多起来。县城大街小巷,各乡村小路经常见到胡志军单手骑车送货的身影。三年后街道整顿,小百货摊蓬全部搬到西门市场集中经营,胡志军租了固定摊位,后又搬到工业品市场,一干就是38年。

38年来,胡志军不辞劳苦,起早摸黑,寒来暑往,风霜雪雨,足迹遍布全县12乡镇,克服重重困难,以自己瘦小高残身躯,以钢铁般意志撑起一片天地。

胡志军在他30岁那年赢得了小他10岁的回族姑娘定建华的芳心。定建华,个子高高的,贤淑能干,从外貌上看两人不般配。但能看上胡志军,全凭他英雄般的事迹、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深深打动了定建华的心,她觉得胡志军身残志坚,一定是个有作为和靠得住的人。婚后夫唱妇随,共同拼博,把家建设得幸福美满。羡煞几多人!

胡志军以自己的铁肩担起了社会责任。1998年嘉鱼牌洲湾洪灾,他主动带头捐钱捐物,并号召工业品市场所有个体工商户奉献爱心。这些个体户都是老弱病残的多,本需社会关照。但在洪灾面前,在胡志军带领下,都勇跃捐助,几天时捐全新衣物一大车,现金18000元。此举得到了县委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赞扬。

1993年至2002年,连续10年被省、市(地区)、县评为"咸宁地区劳动模范”、”湖北省文明经营户“、”百星耀鄂南“荣誉称号。

几十年来,胡志军用他不平的双脚,把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走得出奇的正确、稳当! 如今,他已66岁,有一双儿女。家住小洋楼,生活无虑。身板依然硬朗,仍然把持着他的小百货生意;人依然很精神、乐观;仍然拒绝低保和残疾补贴;仍然在平凡中保持着铁骨奇风!

“我与青山水库”征文